

汪梅田 编

《故事林》精品丛书

男婚女嫁故事

洋粗择婿

恨你没商量

两进洞房

让你亲个够

丑汉艳遇

永远的欠债

《故事社》精品丛书



男婚女嫁故事

洋婚纱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洋妞择婿：男婚女嫁故事/汪梅田编. —福州：海峡文艺出版社，
2001. 5

(《故事林》精品丛书)

ISBN 7—80640—520—8

I. 洋… II. 汪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0671 号

洋 妞 择 婿

——男婚女嫁故事

汪梅田 编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：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：350005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80640—520—8

I·366 定价：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辑 千里姻缘一线牵

丑汉艳遇	顾文显 / 2
点歌姻缘	刘春和 / 9
祸赐良缘	曾有情 / 17
洋妞择婿	汤 雄 / 25
金凤与银凤	周荣初 / 32

第二辑 众里寻她千百度

笔帽奇缘	欧湘林 / 53
心中的天平	谢荣才 / 60
一封寄错了的信	李从明 / 65
公主难嫁	祁广潮 / 72

第三辑 爱情没有后悔药

恨你没商量	孙学君 / 82
爱情不是墙头草	齐 朝 / 90
永远的心债	彭振林 / 98

第四辑 风风雨雨见真情

以目传情	何凤娣 / 109
两进洞房	于家乐 / 115

迟到的悔悟
让你亲个够
泪洒情场

陈少华/125

刘修德/133

周松岐/143

编后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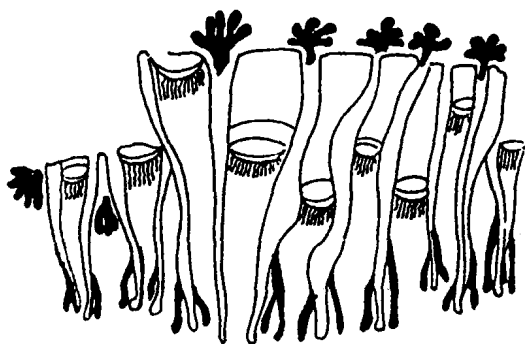
汪梅田/156

《故事林》精品丛书

洋妞择婿

第一辑

千里姻缘一线牵



丑汉艳遇

●顾文显

丑
汉
艳
遇

2

卓小雷原是精密轴承仪器厂的工人，在一次火灾事故中，为保住厂房和机器，他被严重烧伤，原先那张英俊的脸儿也添了几块疤痕。他虽然成了英雄，报纸、电台相继报道，市长也跟他握过手、合过影，可是，从前千方百计讨好献殷勤，费尽心思才得到小雷爱情的女友竟和他分了手。女友说：“这不怪你，只怪那场大火。我知道你的心很善良，我也十分敬佩你，但是，只要一看见你这张脸，我浑身上下就起鸡皮疙瘩，这样的生活怎么过下去？”卓小雷从此抱定独身信念，他深知不可能有哪个傻女人会爱上他。

有人劝他：“你这是工伤，去北京上海整容，花个10万20万的，都应当报销，谁也不会说啥。”卓小雷道：“算了吧，光我这一对眼皮和嘴唇，就折腾进去10多万元，当初我一下子烧死，抚恤金能有多少？厂子里数百名工人月月不能按时发工资，难道我能为一张脸再无休止地花钱？”那人听了说：“你连个党员都不是，凭的啥？”卓小雷说：“凭啥？凭为人的良心！为一张脸让几百人挨饿，我不如跳楼、卧轨、摸电闸去！”

不久，工厂因严重亏损宣布破产，工人们纷纷被遣散，卓小雷却被扔在一边没人安排。好心人又劝他：“找市委去。所有的人都不管，也得管你。”卓小雷有他的主张：“我虽然毁了容，可仍然能蹦能跳。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家雀，我一个大活人，饿不死！”

卓小雷决心自食其力，帮一些单位催讨债务挣回扣。凭他那张脸，干这行十分顺利，没几年他腰里的的确确攒下了几个钱。

人这东西，吃穿不愁了，便想其他事。卓小雷酒醉饭饱，夜深人静之时，免不了常常失眠，有时也流过泪。他需要爱情，钱能买到许多东西可买不到爱情。姑娘见了他的尊容就害怕，这怎么谈得上产生爱情呢？

卓小雷熬过了而立之年，这才真正领悟了“顾脸面”这句话的含义。他这张脸确实把他害苦啦！

这一天，卓小雷去南方某单位结完账，坐火车往回走。车到半途，突然听到有人喊：“啊！我的钱丢了！”原来是个老人，偶然打盹儿，让扒手钻了空子。老人到济南还要换车，没了钱可怎么办？据说他儿子在外打工，被流氓刺伤，住进了医院，生命有危险。老人祸不单行，急得放声大哭。

卓小雷触景伤情。他问明老人所去的地方，便掏出 500 元钱：“大爷，我也不富裕，这 500 元算作一点儿资助吧。”

老人不敢相信，愣了片刻，说：“小伙子，我怎敢白要你的钱？这钱，就权当我向你借，日后一定寄还，你留个地址给我吧。”

卓小雷掏出一张名片给老人，老人便把自己的身份证给卓小雷做抵押。小雷说：“这钱我是送您的，您一定要还，以后寄给我就是。我若拿走您的身份证，您出门在外，那多不方便？”老人千恩万谢，整个车厢里一片赞誉之声。

这时，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来到卓小雷对面坐下，和他聊起天来。旅途寂寞，有这么个漂亮姑娘说说话，他当然求之不得，于是便古今中外地神侃起来。

正谈得投机。那姑娘忽然双眉微皱，手抚胸腹，叫起疼来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卓小雷忙关切地询问。

“胃病犯了。”姑娘呻吟着把手腕伸过来，指着一个地方说：

“麻烦你帮我个忙，用力按住这个穴位，我的疼痛就能减轻，可以撑到站。”

这可真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美差！卓小雷捏住那白净细腻的手腕，真有说不出的畅快，心想能这么捏一辈子才好！

车到了一个小站。见姑娘艰难地站起来要下车，卓小雷不由动了侧隐之心，说：“我反正是出门人，也没急事，干脆送你下车回家得了。”姑娘道：“我怎好意思麻烦大哥。”小雷说：“这还用客气吗？走吧。”

卓小雷搀扶着姑娘下车，按照她的指点，雇了一辆小车送她回家。这姑娘家住得很偏僻，到家后姑娘请他进屋坐坐，自己吃了点药，气色才好起来。

卓小雷见天色已晚，便说：“大妹子，我该告辞了。我人生地疏，麻烦你指点我找家旅社住下。”

“别忙啊，大哥，”那姑娘说，“我这就做饭，吃完饭，我送你去旅店就是。”

说到做饭，卓小雷这才感到肚子确实有点饿。一阵瓢勺响过，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。姑娘说：“卓大哥，你真是天下少有的好人。为了表示我的感激，咱俩喝点酒。”

姑娘名叫范小蕾。她边斟酒边说：“咱俩真有缘，连名字都差不了多少。卓大哥，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？”

在这样的好姑娘面前，卓小雷内心怎会没想法呢？但他始终忘不了自己的这张脸，冲这张脸哪个女人见了也得打哆嗦，更何况如花似玉的范小蕾？他拍拍手站起身来：“大妹子，咱俩如果真有缘，今后见面机会总是有。这20元钱算我的伙食费，天已太晚，我该走了。”

范小蕾听他说要走，眼中差点急出泪来，“卓大哥，你这人怎么不像个男人？难道我那么让你反感？要走要走要走，你还会不会

说句别的什么啦？”

“大妹子，实在是天色太晚，男女有别，我是怕呆久了，对你影响不好。”

“原来就为这呀！我都不怕你怕啥？实话说了吧，大哥，这儿是个小村，没住宿的旅店，能在这儿将就一夜不？家里除了我，再没外人。”

卓小雷细看眼前的范小蕾，两眼流露出真诚。他抑制住自己的激情，说：“谢谢大妹子的好意，可我还是得走。”

“大哥，实话说了吧。这年头人人都爱钱，仗义疏财的人难得遇到一两个，在火车上，我看见你给老大爷那么多钱，就不由爱上了你。可不是为那点钱，你看我这个家，像贫穷的样子吗？我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只想找个正经善良人过日子。想不到上天有眼，让我给撞上了……”

卓小雷两眼也潮湿了，知音难觅啊。不过，这姑娘这样对待自己，自己更不能太草率，应当坦诚相待才是。他想起自己的一个叔伯妹妹，被人贩子拐到外地，捆绑着强行给人家做了老婆，遇救还家后，心理上留下严重的障碍，如今一有人给她介绍对象，她就浑身颤抖。想到这里，他对范小蕾说：“有你这么好的姑娘能看上我，真是死而无怨啦。可是，大妹子，你也太草率了，怎能只听我一面之词，就信我的话呢？如今什么样的骗子都有，要当心呀。假如咱俩当真有缘分，我把地址留给你，你以后可以到我们那儿，细细打听我的情况，然后还要考验我一段，才能真正知道我的为人……”

“就凭你因公负伤，又不依赖国家这一条，也证明你是好人。”

“那只是一时一事，当不得终生幸福的。大妹子，生活中的伴侣和工作中的英雄是两码事。”

卓小雷把一张名片放在饭桌上，提起包就要走。看样子这姑娘被爱情迷住了理智，他不能乘人之危。一步走错，遗憾终生哪。

“卓大哥，好人哪！”范小蕾突然在他面前跪倒，嚤嚤地哭出声来，“你走也不要紧，得听完我的话。不说出来，我死也不甘心哪……”

范小蕾讲出实情，只吓得卓小雷张口结舌，半天回不过神来：“这，不是真的吧？”

原来，范小蕾是个以色相勾引男人，然后讹人钱财的坏女人！

范小蕾出身农家，生活本不富裕，只好给一个姓黄的小煤窑主当付煤员，每月150元工资。可是没干多久，她父母双双得病住院，命没保住，还欠下一大笔债务，多亏黄老板给垫付上。事过之后，黄老板不但不向她催债，反冲她大献殷勤。出于感激之情，范小蕾十分轻易地被他占有了。

黄老板家不在本地，原籍已有妻儿，不可能和范小蕾结婚。这些，她心中有数。原以为只要黄老板疼她爱她，也就知足了，谁知竟陷入了黄老板设置的圈套。

黄老板是个不务正业，吃喝嫖赌全占的恶棍，他的煤窑因经营不善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拿什么还债？这老谋深算的家伙看中了范小蕾的姿色。于是，他指出两条路，让范小蕾选择：一是还清她父母欠的债务，两人友好分手；二是她必须听从安排，靠色相拉那些喜欢拈花惹草的男人上勾。

“老黄有BP机，他平时整天泡在酒桌、赌场上。只要我一勾上男人，就通过电话给他信号。他让我陪男人吃饭、上床……上床的信号是，日光灯灭了换上红灯，埋伏在门外的老黄就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嫖客身上的财物弄光了算。否则，便要告强奸罪送派出所……”

“这是违法行为，难道就不怕受到法律惩罚吗？”

“老黄办事绝。他从不让我吃窝边草，勾来的客人一要有钱，二要不是当地人。这样，被抓了奸的一怕丢人，二怕当地公安局偏

袒我们，吃了亏也不敢吱声。卓大哥，老实讲，在火车上我就瞄上了你，你有钱，又不是当地人，并且很讲义气，容易上当。在车上胃疼也是装的，把你骗了来，只要饭后上床，后果就不用再说了。可是，你不接受我的挑逗，反使我当真爱上了你。卓大哥，你说实话：假如我百分之百地诚心跟你过日子，你会娶我吗？你会嫌弃我吗？”

卓小雷此时完全镇定下来：“小蕾，谢谢你刚才对我说了真话。你能这么说，说明你良心未泯，还是个好姑娘，我这副模样，做梦也不敢想有你这么漂亮的姑娘爱。可眼下，我不能说假话，我不能娶你。”

“我跟姓黄的什么手续也没有。只要你乐意，咱俩现在就远走高飞。我常常拉不着客就一两天不回来，他从不戒备。今夜我没给他信号，他根本不会知道。”

“不。姓黄的胁迫你出卖色相诈人钱财，罪大恶极。小蕾，作为受害人，你应当勇敢地揭发、控告他。你欠他的债，我完全可以替你偿还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考虑咱俩的事。”卓小雷又根据他所知，向范小蕾讲了一些法律常识。

“卓大哥，我若是告他，法律会不会也判我有罪呢？”

“这有可能。不过，小蕾，与其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，又为虎作伥，你混到哪天才是头？只会越陷越深，迟早毁了自己。只有早日向政府坦白，争取宽大，才是正路。我想，你是受胁迫的，又有立功表现，一定能够得到宽大处理。而且我帮你，并不是想得到你的爱情，事情了结后，你还是自由人，可以任意选择，我不是第二个黄老板。”

“卓大哥，”范小蕾受到鼓励，充满了信心，“我听你的，一定要把这个狼心狗肺的恶棍送进监狱，哪怕搭上自己也不后悔。我以前先后勾引过20个男人，年轻的年老的都有，哪一张脸都比你这

张受看。但是，一旦他们真相暴露，那样子却让我恶心！惟独你，脸儿丑，内心却善良、正直，就像《巴黎圣母院》那个敲钟人。卓大哥，我爱你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情愿把自己献给一个男人，那就是你……”

“小蕾，”卓小雷说，“我并非假正经，更不是嫌你的过去。如果你信不过我，我现在就给你立下保证，今生非你不娶！”

“卓大哥！”范小蕾一把抱住卓小雷，“你不用说了，你是对的。你，吻我一次好吗？然后，咱们马上动身去公安局！”

卓小雷用笨拙的嘴唇吻了范小蕾。之后，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拉起范小蕾的手，走进了茫茫夜色中。

点歌姻缘

●刘春和

某县工商银行城南储蓄代办站的张永庄平日喜欢跳舞和唱歌。一到夜晚，便闲坐在电视机旁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寻找点歌节目，边看边跟着演唱。

这天晚上，张永庄照例开电视机收看电视台的“金曲银桥”节目，可他刚刚收看了两个节目，就被播音员的播音镇住了——本县的张永庄先生，你的女朋友朱丽英为你生日点播歌曲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事业有成，万事如意……她为你点播的歌曲是“我的爱永远多一点”、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”……

“这……”张永庄惊得不知所措，记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，“这是谁为我点播歌曲呢？”

正在外屋洗涮碗筷的母亲掀动门帘走进屋来：“庄子，我刚才听电视里说有人给你点播歌曲，这是谁呀？真是你的女朋友？你们这些年轻人也真是的，点的什么歌呢？有那点钱还不如买点吃的喝的，那才叫实惠呢。点歌有啥用；能当饭吃？说是点歌，不就是开头说那么一句话吗？你听见了，别人不照样不用花钱就听吗？你们年轻人呐，我真搞不明白，这究竟是……”。

“妈！”张永庄有些不耐烦地打断母亲的话，“妈，点歌就是点歌呗，能和吃呀喝呀相提并论？您愿听就听几句，不喜欢听就忙您的去吧，这点歌讲的是意境，是情分，是一种情趣……算了算了，

反正说了您也不懂，您也不会理解。”

“我是不懂，是不理解，啥境？啥分？啥趣？我看是瞎闹，真是的……”母亲唠叨着又去外屋忙了。

张永庄的心乱极了，他点燃一支烟滋滋地猛吸几口，电视上的歌词他一句都没听进去，他在苦苦思索，这是谁为我点歌呢？这朱丽英是我哪个朋友呢……”正在这时，桌上的电话叮铃铃骤响起来；张永庄极不情愿地拿起电话机：“喂，谁呀？”电话里传来一位姑娘脆亮的声音：“什么谁呀？打什么官腔，难道你听不出来？我是你姑奶奶尚华！”

“噢，原来是你呀，啥事啊？干吗这么急声大噪的，像吃了火药似的。”

“你装啥蒜！我问你，刚才为你点歌的朱丽英是谁？你不跟我讲清楚！今天姑奶奶跟你没完！”

“尚华，你听我说，我也正为这事犯心思呢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朱丽英是谁，我根本就想不起我有一位叫朱丽英的朋友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张永庄，别跟我装疯卖傻，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，歌都为你点了，你看点的那歌，‘我的爱永远多一点’，多一点啥了，还不是那个，‘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’别人不知道，你当然知道她在等你，想不到你平常斯斯文文装得一本正经，原来还会玩这种花花肠子骗我，我们交往三个月，算我第一次认识你！好吧，我们从此一刀两断，你别让她再等你了，去多给她一点吧！”“啪”对方的电话断了。

张永庄拿着电话迟迟没有放下：“这是哪挨哪呢？”

匆匆吃过早饭，张永庄怀着不解的心情，骑车前往电视台寻问根由。他要查问这点歌的朱丽英究竟是何许人也，为他点歌动机何在？

电视台负责“金曲银桥”的责任编辑上官秀云接待了张永

庄。听完他的话，上官小姐一脸的愧意：“张先生，真对不起，这事全怪我，是我在整理点歌名单时，误把张永庆的名字写成了张永庄，你看这一字之差，给你们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，真是对不住你，请你原谅。”

真相大白了。张永庄看上官秀云一脸的愧疚，一些想说的话也就不便再讲了，他很大度地说：“上官秀云小姐，你也不要为这件事太自责了，人哪能不出点错呢？其实这事也不怪你，一定是那位姓朱的小姐点歌时把点歌内容写得潦草了些，这‘庄’和‘庆’如果不是一笔一画地写，稍有连笔之处，还真难分辨呢！”

上官秀云边点头边说：“谢谢！谢谢张先生如此宽宏大量，如此善解人意。”

张永庄似乎又想起什么，有些难为情地说：“上官小姐，我……我还有一事相求，你能告诉我朱丽英小姐是谁？家住哪里吗？我知道这样做是违背你们的原则，可我真的有事要去找她……”

上官秀云急切地阻止道：“不，不行！你不能再去找她。”

张永庄不解地说：“这是为啥，我又不会难为她……”

上官秀云摇摇头：“不，你不知道，昨晚打出字幕把歌曲一播，朱丽英小姐就打来了电话，告诉我字幕错了，可字幕和节目都是下午提前制作出来的，错也只能错，那是无法修改的。‘金曲银桥’节目刚刚播完，一位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的小伙子就开车来到电视台，他下车后从车上狠劲拉下一位姑娘，这姑娘就是那点歌的朱丽英小姐。小伙子满脸怒气当着我们的面责问朱小姐刚才为谁点的歌，和那人是啥关系，非要让她有个说法不可，不管我们做如何解释他都不相信，总说我们是编好词在欺骗他。朱小姐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索性挣开他的手：‘你别再问了，我刚才就是为张永庄点的歌，说写错了字是在骗你，张永庄是我的朋友，早在认识你以前我们就是朋友了。’‘啪’一声脆响，朱小姐脸上暴起了五条红印，

她说：“你敢打我……”“打你又怎的，臭婊子？”那男的扔下朱小姐独自开车走了。我们对朱小姐好言相劝，劝她原谅我的过失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造成的。后来我们给她家里去了电话，就让她跟我们住在了一起，我们刚把她送走时间不长，你再去找她算帐，她怎么能接受呢？”

“嗨！什么呀？我找她哪是算账呢，我是想找她，和她一起去找她的那位男朋友解释，告诉他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！”

“张先生，你真是个好……”

张永庄骑着自行车，走在县城东侧的环城路上，边骑边想着如何对朱丽英的对象解释此事，自己受点委屈算个啥，要数委屈的还是朱丽英小姐，一腔热情地去电视台好心好意为男朋友点播歌曲，以表达自己的那份情，那份意，到头来只因一字之差将字幕打成自己的名字，那种赤诚的热，换来透骨的凉，她能经受得住吗？千万可不要有啥想不开呀……想到这里他不由加快了车速，离朱丽英家朱王庄还有四五里地呢。就在他骑车下一拱桥时，被身后赶上来的一辆汽车挤到了桥下，他挣扎着坐起来，强忍着浑身疼痛，记下了汽车的牌照 J52500，汽车根本就没停下来，只是稍稍减速冲桥下看了一眼，就又呼地加快了速度。本来他想：如果汽车停下了，他决不会责怪人家，倒是想跟人家赔礼道歉，怪自己走神，胡思乱想……可是，不管车祸的责任在哪一方，事情发生了，作为司机无论如何也得停车把事故处理了当。他看见司机竟这样逃之夭夭，心里不免生出几分气愤，冲汽车远去的方向高喊了两声：“没礼貌的司机，你跑不了，我已经记下了你的车号，早晚我会查到你的。”喊完，他觉得稍出了点怒气，就想试着站起，可刚一吃劲儿，就疼得他“啊呀”一声又倒了下去，脸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，“坏了，我的腿断了。”可这时，他还仍然想着朱丽英：“朱丽英怎么办呢？可千万不要出啥事啊！”他又试着站了一次，钻心的疼痛使